

暧昧

晓丹叮咚 作品

■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是寂寞撒的谎



烧一根火柴换一场蜃楼，用一场暧昧割一道伤口。

躲在结局的背后，看爱恨消融覆水难收。

你，爱过我吗？还是模仿相爱的悸动？

暧昧通行，爱情绕道的【伪爱】时代，

你是否还记得爱情最初的味道？

傻傻等候，还是找个人排演相爱的劫数？

天涯情感社区四百万网民狂热追踪

一本深度剖析都市男女关系的热诚之作，你不能错过的感动！



全世爱
ALL ABOUT LOVE
纯爱系列





A M B I G U O U S

暧昧

晓丹叮咚 ■ 作品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是寂寞撒的谎

黄柏斯著

如烟如梦，爱与恨
如火如荼，情与欲
如歌如泣，悲与喜
如诗如画，美与丑
如山如海，深与广
如月如星，明与暗
如风如雨，柔与刚
如蝶如蝶，生与死
如梦如幻，真与假
如歌如曲，善与恶
如火如荼，美与丑
如诗如画，深与广
如月如星，明与暗
如风如雨，柔与刚
如蝶如蝶，生与死
如梦如幻，真与假
如歌如曲，善与恶
如火如荼，美与丑
如诗如画，深与广
如月如星，明与暗
如风如雨，柔与刚
如蝶如蝶，生与死
如梦如幻，真与假
如歌如曲，善与恶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暧昧是寂寞撒的谎 / 晓丹叮咚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

2009.10

ISBN 978-7-80173-954-4

I. 暖… II. 晓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84886 号

暧昧是寂寞撒的谎

作 者 晓丹叮咚

责任编辑 陈杰平
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明辉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635×965 16 开

19.5 印张 300 千字

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

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80173-954-4

定 价 26.8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100013

总编室:(010)64270995 传真:(010)64271499

销售热线:(010)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(010)84257656

E-mail:icpc@95777.sina.net
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001 / 第一章 /

我遇见谁“会有怎样的对白

017 / 第一章 /

别拿兔子不当动物

033 / 第二章 /

逃到哪里“才逃得过往事

048 / 第四章 /

爱是折磨人的东西

063 / 第五章 /

当「爱情至上」面对「无爱论」

080 / 第六章 /

有时候也会吉祥如意

096 / 第七章 /

要怎样才可以忘记你的脸

110 / 第八章 /

苏飞扬的小秘密

123 / 第九章 /

爱情只有两种结果“分开或者在一起

142 / 第十章 /

红楼酒吧的游戏

158 / 第十一章 /

最佳模特陪我逛街

171 / 第十一章 /

他的身世之谜

186 / 第十二章 /

每个人都是一座自私的岛屿

201 / 第十四章 /

谁不是曾经沧海，谁不是伤痕累累

216 / 第十五章 /

他的吻和他身上的薄荷味道

231 / 第十六章 /

为什么容易受伤的都是女人心

242 / 第十七章 /

孤单五年是为了让我能遇见你

259 / 第十八章 /

情人的眼泪

272 / 第十九章 /

被没收的东京人偶

286 / 第二十章 /

谁将暧昧错当爱情

299 / 第二十一章 /

生命原是一场华丽的寂寞

307 / 后记

目录

CONTENTS





第一章 我遇见谁，会有怎样的对白

Ambiguous is a lonely lie.

1

滨海市的标志性大钟敲到第九下的时候，我距离要去的大厦只有三条街的路程了。

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，以我半年内换了三次工作的经验，要不早不晚赶到那里，才能取得好的第一印象。

我最后一次对准透明的橱窗察看了下自己的妆容，还好，天气虽然有些热，但是我的妆容还没有化开，“美宝莲”确实价廉物美。

看着前面的指示灯变红了，我悠闲端庄地过马路，迈着优雅的步伐，数着街上的回头率，数到第3个秃头男人时，我极其优雅地撇嘴微笑，然后——然后极其不优雅地发出了惨叫……

一辆银灰色的丰田车以超过波音747的速度向我一路狂吼过来，在离我不足5米远的地方才开始刹车，车的尖厉刹车声和我的惨叫声奏成了不和谐的二重奏，然后，在撞上我的瞬间，我惊恐然而还是冷静果断地按住了我的短裙，才慢慢倒了下去……

我“啪”地重重摔倒在洁净的马路中央，痛得五脏六腑都仿佛移了位。我感觉腿上一热，一股鲜血从腿上某处飙了出来……

车门快速地打开了，跳下来一个戴着墨镜的个头高高的年轻男人。他瞟了一眼红灯，以及红灯下不远处的交警岗亭，随即以闪电般的速度奔向我，在众人围过来的瞬间，他极其镇定兼和颜悦色地说：“小优，我终于找到你了……”

小优？谁是小优？我正纳闷这个名字的时候，却蓦地发现他向我弯下腰来，非常坚决地——抱起了我。然后，不管不顾我的扑打，将我抱进了敞开的车门，锁死。

他匆匆上车，正好红灯转绿，他发动了马达，车一溜烟就开了出去……

我张开嘴巴，浑身哆嗦得厉害，说：“先生……你认错人了……我不是小优……”

他目无表情：“我知道。”

什么？他知道？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
他瞥了眼我的腿说：“你别怕，转过弯就有家诊所，可以去看看……我说你可不可以别让血流在车厢里。我这人有点洁癖的……”

“对不起。”我拿出纸巾堵着出血的伤口，忽然一想，不对啊！我干嘛用讨好的语气向他道歉，现在是他撞伤了我呢？这么一想，我提高语声：“我说你这人想干吗呢？你这不是绑架我吗？下车，让我下车！”

他摘掉墨镜，露出一张干净白皙的脸庞，眸子乌黑发亮，眉毛又弯又黑，鼻梁挺挺，唇线玲珑分明。这人长得挺那个什么的，为什么说话这么没有素质？

“你别瞎嚷嚷了不行吗？我告诉你，小姐，我算难得一见千年等一回的好司机了，撞了人脚踩油门一溜烟跑得不见影子的人多了去了，我这不是带你去找诊所吗？还陪你做检查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看看你，血流了我一车，还有你脸上的妆，花了，你别乱摸，别摸得我这车上到处都是，我这车可比女朋友更重要。我告诉你……你就安静冷静镇静一点，我会负责的，要不要我再告诉一遍，我会负责的！”

他嚷的声音比我大多了，而且这口才真不是盖的，好像撞了人他还理直气壮。我正要反唇相讥，忽然瞄了一眼手表，妈呀，不行，我应聘的时

间要到了。

“不去医院了，快去佳艺大厦，快去！”

他扭头说：“不是说了我负责吗？你想去你的地盘找人帮忙吗？做人要厚道，不要太咄咄逼人了。”

“你想到哪里去了，我要去佳艺大厦应聘，已经和人约好时间了，我已经失业一个多月了，快没饭吃了，好不容易才找到工作，你现在在10分钟内送我到佳艺大厦，我，我就不要你负责了。”

“这可是你说的。”他一顿，唇角上扬，露出一个坏坏的微笑，“别后悔。”

“注意开车吧！再撞上什么，我这骨头可再也撑不住了。”

他迟疑着猛打方向盘，末了，又换了一副老实的嘴脸：“小姐，我看你这样不像一个骗子，我向你交代，这月我可再也不能被交警抓住扣分了，否则驾照只怕难保哇，小姐，你手下留情，就不要再为难我了……”

我没有理睬他，盯着路边一闪而过的高楼大厦，然后指着一处说：“到了到了，放我下来，快，快！”

他停好车，我推开车门，来不及关上，就趔趄着朝佳艺大厦奔去。

“喂，小姐，你掉钱了……”

嗯？我回头望，只见那墨镜男已经蹿了过来，朝我手里塞了张名片：“对不起，骗了你。不过我是好意，虽然你不要我负责，可是万一你撞一个内伤什么的，我还是得负法律责任。这是我的名片，你如果觉得身体不适，就打我电话。”

他见我拿好了名片，这才心满意足地转回到了车里。

我狠狠瞪了他一眼，真是的，难道他不知道吗？永远不要对失业的人提一个“钱”字。

我将名片塞到包里，不要命地撒腿就跑，顾不得腿上一阵一阵钻心的疼痛。

我丧气地从佳艺大厦出来，如今负责招聘的人素质怎么这么差，拒绝人的时候明明可以说得委婉一点儿嘛，为什么对我说得那么直接。

“小姐，我觉得你不适合这份工作。”

哼，不就是一份总经理助理的工作吗！我好歹也是中文系毕业的大

学生，虽然在社会上闯荡多年，最高职位不过就是一文秘，但至少我通过初试的资格应该还是有的吧！干吗这样不把人当人看？

腿伤已经结疤了，凝固的血迹染红了我的肉色袜子，唉，其实也难怪，我这模样，人家一定以为我是刚刚和人打完群架的太妹呢！

想到这里，我才想起那个罪魁祸首，从包里翻出名片，仔细看着。

墨蓝色名片上印着：星海岸影视传媒广告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、营运总监苏飞扬。上面有手机号码、固定号码甚至QQ、电子信箱等。

我咬牙切齿，如果不是遇到这位瘟神，至少我不会落一个这样的下场，盼望了许久的写字楼的悠闲工作，就被他一车给撞没了。

绝不能便宜他。

2

我坐在花坛边上，星星在头顶上一闪一闪，手机呜啦呜啦响起来，我刚想接，电话忽然没有了声音。没有电了。

一辆丰田车吱嘎地开过去，我跳起来，大喊：“我在这里！苏飞扬，我在这里！”

车停了下来，然后朝我后退，一直退到我身边。苏飞扬探出头来，倒吸一口凉气：“你叫我来是给你搬家的吗？”

我身边，整齐地摆放着好几个旅行袋。

我说：“没有那么便宜的事。苏飞扬，你让我丢了今天本可以得到的一份工作，房东不再相信我这个失业的人能交齐房租，就将我赶了出来。我现在没有钱，没有吃，没有住，我是三无人员。你说吧！你怎么负责？”

苏飞扬走下车，站在我面前，个子高大的他，几乎比我整整高出了一头，他俯下头来，眼睛闪烁着愤怒的光芒：“你是讹上我了吗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知道我一只手，就可以把你……”

“我去找交警投诉你。”

他沉默了片刻，无奈地说：“好吧！你说吧！你想要什么。多少钱？”

他准备掏腰包。

我推开他的钱包，冷冷地说：“我不要钱。第一，我要你赔我一份工作；第二，给我找一个地方住下。这两点做到了，我不要你一分钱。”

他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望着我：“你……你疯了……你就不怕我是人贩子或者流氓，给你找地方住，你就不怕我占你便宜？”

“我打电话去你们公司了，有你这个人存在，还有，星海岸影视传媒的网站我也去溜达了，是一家正规的公司，还有你和其他员工拍的合影呢！说真的，你笑得可真傻啊……”

他嘲讽地说：“你警惕性还真高！”

他想了想，说：“上车吧！”

他自己上车，一点都没有想替我拿行李的意思。

不过我也习惯了，既然身边没有劳动力，行李就自己拿。这是白领丽人生存守则最基本的部分。

我乐呵呵地将行李搬进他的车厢，然后坐到他身边。

车，平稳驶进了黑夜里。

他打开音响，舒伯特的古典音乐流泻了出来，我皱眉，说：“我以前上班的地方，有一个男人也像你这样，装作只听高雅音乐，你知道我们背后都说他是什么吗？”

苏飞扬横了我一眼，没有说话。

我小声说：“装傻……”

他大声说：“行了，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。没见过你这样的女人，唠唠叨叨的，你知道社会上将你这样的人称为什么吗？”

我好奇地问：“是什么？”

“弱势群体。”

我眼睛瞪圆了：“你说得太对了，我就是一弱势，等着你这样强势的人来拯救我呢！我告诉你呀！不是写字楼的工作我不去，我好歹也是中文系出来的，换了在上世纪 80 年代，我这样的文凭，可是吃香得很哪！”

他讥讽地笑笑：“可惜上世纪 80 年代你才出生呢！中文系，你是北大的还是复旦的？”

我小声说：“都不是。”我弱弱地报了下我读的大学校名，他“哼”了一声，说：“读了等于没读。”

说真的，我也觉得我没有读什么书，大学里恋爱去了，谁还会去念书啊！

见我没有辩白，苏飞扬更加得意了：“我是北大毕业的，硕士。你现在明白为什么你是弱势而我是强势了吧？”

我一呆，反唇相讥：“北大呀，久仰久仰，范跑跑是你校友哦？”

这下轮到他没话说了，嘴角抿了一个无奈的弧度，默默地开他的车。

车滑进了一处高档公寓住宅区。

仰头看着那银白与深蓝色交错的空中住宅，我倒吸一口凉气。这，这曾是我的梦想呀！户型一看就设计得超时尚，又靠海，高，安静，空气清新。这至少要两万多一平吧！

我说：“你不是安排我住这里吧？我先和你说好了，我没有钱了，交不起房租的。”

苏飞扬一边按电梯，一边说：“我知道，你有钱交房租怎么还会被人赶出来呢！这是我的房子，你不用操心。”

从小，书本就告诉我们，人与人生来是平等的。可是，无数的人，在社会上打拼厮杀以后才会深刻领悟，人和人是不平等的。

苏飞扬，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几岁，却拥有一处在 16 楼的高层住宅，还是复式的，至少 160 平米吧！装修也颇上档次。凭什么，他这么富有，而我一无所有呢？

我愤愤不平地在他装修得富丽堂皇的洗手间洗手的时候，盯着镜子里的我，升起恶毒的念头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要杀富济贫！

我出来的时候，只见苏飞扬已经洗完澡换上了居家服，舒服地坐在客厅的乳白色的沙发上，仰起头，眯着眼休息。

房间是冷色调的，家具也是冷色调的，只有灯光是柔和的紫色。即使是这样，我依然觉得房间过于阔大冷清，他一个人住着，平时也不知道是否会感到寂寞？

房间虽然大，但是很洁净，几乎看不到灰尘，果然是一個有点洁癖的男人。

我好奇地问：“你是不是处女座的？”

他猛地睁开眼，没有理睬我的问话，说：“地方我给你找了，你就暂时住我家，等你赚够了租房的钱，你就搬出去。我住楼上，你住楼下的客卧室里。不过，我要跟你约法三章……”

“等等，等等！”我做一个暂停的手势，“先说我的工作。”

他撇撇嘴巴：“你能做什么？一个二流大学毕业的。你做我的私人生活助理，收拾房间，负责我的餐饮，接听电话，缴纳水电费管费，一个月，我给你2000块。”

我摇头：“我不干！说得好听是私人生活助理，不好听是保姆。我凭什么给你当保姆？”

他似笑非笑：“我想问问，你以前的工作，薪水有没有2000块？”

我无语，看来他真的是老江湖，一眼就知道我的社会价值不过才值2000块一个月。

见我没有反驳，他继续说：“你可以在我这里免费吃住，不过是做点家务活而已，用你的劳动换取舒适的生活，难道不值得吗？再说了，我想你以前也没有住过这么高档的公寓吧？其实不管是保姆还是私人助理，关键在于你自己怎么想怎么去定位，你爱惜面子，可是面子不能给你饭吃，对不对？”

哼，什么话，什么叫做“你以前也没有住过这么高档的公寓吧”！真是那个什么眼看人低。

“你别再劝了，我宁可接受一份工作，我拿报酬，然后付给你房租，我也绝对不会做你的保姆的。”

苏飞扬丢了个白眼给我，沉默了片刻，无奈地说：“既然这样……那好吧！星海岸刚走了一个前台接待，明天你就去试试吧！不过说好了，试用期是一个月，如果没有通过，不仅没有薪水，你也不许再纠缠我。还有……”他顿了一顿：“既然住在我这里，你还是得负责家里的清洁卫生，用你的劳动换取你的吃住。不要还价，我不会再退让了。”

这个社会永远没有只管收获不需付出的便宜事情，我住他家，他家多了一个人的开支，但是我负责生活料理，他节约了保姆费、钟点工费，我们都获利了。

我干脆地点点头说：“行。”

苏飞扬举起三根手指头：“既然以后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我还得和你约法三章。第一，不许干涉我任何私事，不许打听，不许和来我家的任何人搭讪，没有我的容许，不许随意上楼进我的卧室；第二，不许对任何人说我们住在一起，即使在公司里，也不能透露我们是认识的人；第三，不能偷窃……如果违反这三条，我随时可以让你离开我的房子。”

前面两条我没觉得什么，第三条不是在歧视我的人格吗？我恼火地说：“你不信任我，那还让我住进来做什么？再说，什么叫偷窃，万一你丢了东西污蔑我怎么办？”

苏飞扬的嘴角又流露出一丝讥讽的微笑：“你放心，我苏飞扬知道如何识别女人的撒谎。我不是君子，但是也不是小人。好了，就这样了，我名片上有公司地址，你明天自己找着去。还有，这里有纱布和膏药，你给你的伤口上点药。别感染发炎了。晚安。”他将纱布和膏药放在茶几上，像想起什么：“你住的房间是可以上锁的，如果你不信任我可以反锁门。”

他头也不回地上楼休息去了，我忽然想起来，他竟然连我的名字也没有问。

哼，多傲慢的人呀！如果不是我现在实在没有地方可以去，才不愿意和这样的人住同一个屋檐下呢！

我洗了澡，涂上膏药，换好衣服，跳到床上，本以为自己会失眠，可是不得不承认，床褥干净又绵软，极容易让人入睡。很快，我就进入了梦乡……

忽然我听到房间里传来电话铃响，迷迷糊糊地，也没有多想，我接起电话，瓮声瓮气地问：“找谁呀？”

电话里紧接着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，有些气急败坏：“我说你把电话放下！”

一个说着纯正普通话的女音随即拔高：“她是谁？苏飞扬，这个女人是谁？好哇，你倒是给我说清楚……”

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分机，赶紧把电话给放下了。

两分钟后，我的门被拍响，我躲在被子里死都不去开门。

苏飞扬怒气冲冲地在门外吼：“第四条，不许接电话……”

这能怪我吗？谁叫你发神经在客房里装分机呢？

我继续闭上眼睛，心想，得努力赚钱，看苏飞扬这样虽然是单身，但是一定有女朋友，和他同住一套房，始终多有不便。

3

第二天，苏飞扬和我同时出门，他果然说到做到，开车经过我的身边，根本没有看我一眼就扬长而去，仿佛对待陌生人。

不过我也习惯了。城市这么大，人也那么多，可是真正能成为朋友的人寥寥无几，别说朋友，就连在你生病时能真心问候几句的人都没有。每个人，生来就要学会承受孤单和寂寞。这是我22岁时被初恋男友给甩了以后深深领悟到的道理。

我按照苏飞扬名片上的地址；一路询问过去，终于找到了地方。

“星海岸”坐落在某写字楼的顶层，租下了全部的办公室。听说我是来应聘的，一位姓王的人力资源部的小姐接待了我。

我熟门熟路地拿出一些资料，说：“我曾做过文秘、策划、文案等，有一定工作经验……”

她却锁紧眉头说：“这些职位我们不缺人，我们现在只急需一个前台接待……”她站了起来，不妙，这是送客的暗示。

我急忙说：“行，我就应聘前台接待好了。”

王小姐看了看我的资料，有些歉意地说：“这样啊……嗯，说实话，杨小姐，你的工作经验还是足够，前台接待是我们公司最基层的职员，月薪也不高，要不，等以后我们需要策划人员或者文秘的时候再和你联系？”

我摇头：“谢谢您，可是我现在很需要一份工作，不管月薪多少，我都能够接受，也一定把工作做好。”

王小姐沉吟片刻，终于点了点头：“这样啊，那行。公司对前台接待没有特别的要求，主要是形象要好，气质和口才好一点，大专学历就OK。我看你一切条件都符合。好吧！那你明天就来上班吧！月薪嘛……”她说的数字比我预期的要少一些，但是现在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先找个地方落脚，以后再去跳槽吧！

我欢天喜地地填写了个人档案，递交了一些资料和照片，办妥了手续。王小姐说：“你归行政部管理。明日我带你去见你部门的主管。还有，公司对其他人员着装没有特别规定，因为像策划创意部门的人员都很讲究个性，穿着随性一些，但是你是前台接待，代表公司的窗口形象，所以你以后只能穿正统一些的套装。有问题吗？”

我愣了，脑海里飞速搜索起我的那些衣服，套装我不是没有，都是“山寨版”的，怎么办？

见王小姐疑惑地望着我，我赶紧回答：“是，我知道了，我今天马上去置办，一定让公司满意。”

王小姐点点头，对我的回答很满意。

从“星海岸”走出来，脚步有些沉重，答应王小姐的话好说，可是我怎么置办？存折里只有几百块钱了，这是我必需的最低生活费，那些套装动辄上千，我怎么去买？找谁借？如今这年月，提什么都别提借钱，人家会像躲避瘟神一样躲避你。

我漫无目的地在街头溜达。

难道，又得去找父母开口吗？

想起父母那花白的头发，我实在不忍心。

我是一个孤儿，虽然也许我的亲生父母还活在人间，但是我宁可相信自己是一个孤儿。这样我就不会生活得那么痛苦。

养父母一直没有孩子，有天深夜，他们在台阶上捡到了还在襁褓里的我，就将我留了下来，一直抚养我长大、读书、就业。他们从来没有隐瞒过我的出身，也从来没有亏待过我什么，尽他们最大能力让我快乐成长。对于我来说，他们就是我的亲生父母，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某一天要去寻找自己真正的有血缘关系的父母。

我只有一个想法，就是希望能回报他们的养育之恩。

养父母一直住在滨海市郊一套灰暗陈旧的“筒子楼”里，面积只有50平米，住了几十年。他们最大的渴望就是在有生之年能住到一套宽敞明亮的商品房里去。以前，房价便宜的时候，他们要供养我念书，无法买，后来我毕业了，能勉强养活自己了，房价却涨了，所以至今，他们还是住在

那样的房子里。

这是我一辈子最大的愧疚。如果不是当初捡了我，无孩子的他们至少可以生活得舒适一些。又或者，我能努力一些，有份稳定的收入高一些的好工作，能养活自己的同时每月给他们一些钱，也许他们的日子会更好过一些……

可是现在，我不仅不能回报他们，还经常找他们要钱。你说，我怎么就那么不中用呢？

我，杨如意，一个 27 岁的女孩，无男友，无稳定工作，看不到未来。我其实不算笨，也一直足够努力，为人也良善，可是你说我怎么就活得如此狼狈呢？

我回到苏飞扬的房子里，用他给我的钥匙开了门。我浏览着房子里的家具，脑海里火花一闪……

怎么就这么笨呢？有一个财主在面前呢！反正在他面前已经没有面子了，再丢一点面子又有何妨？

我快速奔到厨房里，施展我的手艺努力做起了饭菜。

太阳下山的时候，我给苏飞扬打了电话。

我小心翼翼地问：“你什么时候回家？”

苏飞扬愣了一下，可能是想了半天才想起是谁会在他家里给他打电话，顿时压低了嗓门回话：“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？在外面不要说认识我。”

“我没有跟别人说我认识你，我只是给你打一个电话。”

我听到他脚步离开办公室的声音。估计是去了一个僻静的地方继续接听电话，随即声音顿时变大了：“第五条，以后没有急事，不要给我打电话，尤其是我还在外面忙的时候。”

我有些委屈：“我……我只是想问你回家吃饭不，我已经做好了……”

“嘟嘟嘟……”电话已经变成忙音了。

真是一个没有礼貌的家伙！

看着满桌的菜，我叹了口气，好吧！就当庆祝我找到了工作，机器猫！开动！

我的厨艺很不错，即使我一个人吃，也吃得很 happy。苏飞扬的厨房

里调料、餐具既簇新又齐备，厨房也很洁净，再加上冰箱里满满的都是食物，做起菜来那是很有感觉的。

我正吃得兴高采烈的时候，门铃响了，我透过猫眼，见到一个穿着航空制服的女孩拖着行李箱站在门口。

我赶紧开门，还没有问话，那女孩一见了我，劈头就问：“你是谁？你怎么有安东尼的钥匙？”

安东尼？我想，苏飞扬什么时候取的这么土的洋名字？

我和蔼地微笑，就当是前台接待的实习吧！

“你别误会，我是苏家的……保姆。”说到“保姆”，脸还是不禁一红，“你请进。”

女孩拖着行礼走了进来，狐疑地盯着我：“我怎么觉得你不像保姆啊？”

真像才惨呢！

我说：“我……我是他的亲戚，想找份工作，现在工作还没找到，就先给苏……苏表哥做保姆啦！”

女孩“哦”了一声，说：“那你先给我倒杯水喝吧！安东尼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还真会指使人啊！我一边给她倒水，一边说：“他还在忙呢！要不，你饿了不，吃饭吗？”我指了指饭桌。

女孩倒也不怕生，洗了手就大方地坐了下来，和我一起吃了起来。

吃了一口，她忽然抬起头来，疑惑地问：“你和安东尼一个桌子吃饭？保姆怎么能跟雇主一起吃饭呢？”

我一愣，眨巴着眼：“这个……他是我表哥啊！”心想这女孩等级观念可真严格啊！

女孩轻轻地“哦”了一声，又继续吃了起来。只吃了一小碗，就放下来了。

我问：“是不是不合口味？”

她淡淡一笑：“菜的味道还行。不过我是空姐，不能吃多了，发胖了不好看。”

我小心翼翼地问：“你是我表哥的……女朋友吗？”心想苏飞扬的眼